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七

○居室下 鄰里附　律詩三十八首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 洙曰以白茅覆也 緣江路熟俯青郊 趙曰謝云脁和徐都曹詩結軫青謂青麥盛也青青然也 榿林礙日吟風葉 洙曰榿木名也不材可充薪而已維蜀地最宜種之○鄭曰榿五來切○師曰廣韻玉篇無此字恐刊誤也原叔云此木不材只可充薪又云淮蜀地最宜種不知有何所據 籠竹和煙滴露梢 洙曰竹有籠笙名○趙曰榿林籠竹正川中之物○鄭曰籠力鍾切蜀有以籠籠竹 暫止 洙曰一作下 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 洙曰一作慢 無心作解嘲 洙曰揚雄傳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冲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是玄虛

卜居 洙曰屈原作卜居一首原往見太卜鄭詹尹[illegible]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詞成都草堂在府西[illegible]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甫外居處偪近常總游焉○鮑曰上元元年歲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在成都劍南節度使裴冕爲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所謂主人爲卜林塘幽是也前任以主人爲嚴武非○趙曰緑楚辭屈原有卜居一篇故得倚以名詩公又有卜居一篇則在夔州也

浣花流 洙曰一作之 水水西頭 洙曰浣花溪名○鄭曰在成都 主人爲卜林塘幽 洙曰主人嚴武也○趙曰主人謂地主或所館置之人不可指爲嚴武也 已知出郭少塵事 洙曰梁張纘啓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修可曰陶淵明云羈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更有澄江銷客愁 洙曰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曹子建詩云誰與銷愁 無數蜻蜓齊上下 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 洙曰一作入 小舟 洙曰蜀有萬里橋在浣花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欲做王子猷月夜泛舟詣戴安道也故有下句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

狂夫

萬里橋西一 朱曰一作斯 草堂 朱曰公移家居浣花里在萬里橋之西萬里橋事見卜居詩注 百花潭水即滄浪 朱曰成都記杜甫別業在百花潭亭猶在 風含翠篠娟娟靜 朱曰謝靈運詩綠篠媚清漣 雨裛紅蕖冉冉香 趙曰翠篠竹也紅蕖荷花也古詩娟娟新月靜冉冉衆多之皃選詩云柔條紛冉冉 厚祿故人書斷絕 朱曰言交態薄也杜元凱曰解居林下謝絕人事厚祿故交音書斷絕猶進小子不足與言它其如予何 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朱曰公以狂自隱爾舊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趙曰將欲填溝壑而死矣却惟只是疏放而不管此其所以爲狂也非嚴武過之而不冠之意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

下趙曰謂百花潭也 賈客船隨返照來 鄭曰賈公土切行曰商坐曰賈 長路關心

悲劍閣 洙曰劍門也閣棧道也○趙曰回念其初來蜀時道路之難也○鄭曰梁益記劍門山勢連絡限蜀為阻閣棧

道也 片雲何意 洙曰一作事又云行雲幾處○趙曰事字一作意不若事之仗 傍琴臺 鄭曰十道

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貰酒處今海安寺 王師未報收東郡 馬曰滑州 城闕秋

生畫角哀 趙曰成都改為南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

江村 二字見山中

清江一曲抱村流 洙曰後漢巴郡南郡發注清江縣水色清照十丈分砂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

趙曰此言浣花溪之澄清也舊注以為清江縣非是峽州矣 長夏江村事事幽 洙曰沈佺期詩

坐看長夏遠勝○趙曰長夏言自四月至六月也舊注引沈詩誤矣 自去自來 洙曰一作歸 堂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 洙曰一作成 棊局 稚子敲

針作釣鈎 趙曰此言事事清幽也○師曰妻比臣夫比君棊局直道也針本全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業

一而紛君壞其法稚子比紛君也此天圖禁闈之說也或說老妻以比楊妃稚子以比祿山蓋祿山爲妃養子恭局天下之喻也妃欲以天下私祿山故祿山得以邪心包藏禍心此說爲得之雖然甫之意亦不如此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其肯以比妻子而託意於淫婦人與逆臣哉理必不然如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則將何所比況乎此皆村居與妻子適情以自樂故形之詩詠皆若託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宜區區於穿鑿也

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洙曰何一作無

一室

一室他鄉遠 洙曰一作老後漢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空林暮景懸 洙曰江文通詩秋日懸清光○趙曰張景陽雜詩鳴鶴聒空林 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巴蜀來多病 洙曰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趙曰巴與蜀相連之地也 荊蠻去幾年 洙曰一作千荊蠻荊楚也詩謂之蠻荊太史公得漢古文春秋乃知中國之虞與蠻荊句吳兄弟也 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洙曰峴山荊楚也今屬襄陽有井在焉以呼爲仲宣井云

王粲故宅也○師曰暮景謂晚照也其影倒懸於林梢用以喻憂
駈馳來蜀遂成肺疾荆蠻去幾年意欲遊荆楚歷蜀崖畔之意不
知幾年得去也昔王粲依劉表卜居峴山下後人呼爲王
粲宅宅前有井呼爲仲宣井用之此宅殆王粲宅之比也

田舍

田舍清江曲 洙曰一作上 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 蘇曰孫政林居地僻見客无衣裳亦懶吾雖夜賦如此不識客意如何 欅柳枝枝弱 鄭曰欅居許切正作柜 枇杷樹樹香 洙曰欅柳木名枇杷果名 鸕鷀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洙曰鸕鷀水鳥也蜀人以之捕魚○趙曰陶侃母責其爲漁梁吏而寄鮓

爲農

錦里煙塵外 洙曰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必不好故命曰錦里公居在近郊無氛埃故云塵外 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 洙曰一作墜 輕花 余曰呂氏童蒙訓曰五言詩第三字要響音如此一句浮字落字是響上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洙曰顏延年詩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蒿曲禮大夫士去國君去其國○晏曰賒遠也遠慚勾漏令鄭曰交阯邑不得問丹砂洙曰晉葛洪傳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其鍊丹秘術悉得其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砂帝從之

西郊

時出碧雞坊洙曰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遣王褒持節而求之故成都有碧雞坊○鄭曰梁益記成都之坊一百有二第四曰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洙曰成都記草堂寺府西七里市橋官柳細洙曰成都記市橋水中有石犀蓋吳漢為賊將延岑所破之處○鄭曰酈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趙曰按樂史寰宇記云於成都府載市橋在州之西江路野梅香趙曰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傍架齊書帙看題減洙曰作檢藥囊無人競洙曰一云與一云覺來往鄭曰介甫云下得覺字大好老作與遂為一篇之病疎懶意何長趙曰荊公本作覺來往甚善余嘗得續

梁徐姚婦題甘蕉示人曰夕立已非疎夢帰真大數雄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灘又作執誤矣

村夜

蕭蕭風色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樵漁寄此生蘇曰梁華曰衣冠我非羨甘寄生於漁樵中盡此天年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蘇曰臨風默含情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趙曰肅宗上元元年歲在辛丑於九月壬寅大赦去尊號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以斗所建爲名今公作此詩以紀著事蓋有意於後世之所考信者矣獨樹老夫家趙曰王褒送楚詩云平原看獨樹霎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鄭曰禁居吟切無錢何處賒

水檻遣興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趙曰無林木謂之村惟其無村所以眺望可賒賒者遠也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尹曰蜀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到村

碧澗雖多雨洙曰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石磴寫紅泉秋沙先洙曰又云沙○鄭曰先先見切後也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洙曰為作參謀也○趙曰為劍南節度參謀也歸來散馬蹄洙曰曹子建詩秣身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洙曰為貧而仕也榛草即相迷趙曰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路逕生草反相迷矣蓄積思江漢

洙曰蓄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瀉其鬱結爾 頑疎感町畦 上他典下胡圭切○洙曰宮嵇康云匪降自天實由頑疎町畦龍臥也○蒼舒曰右按南華已見經人間世篇曰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趙曰言其稟性頑疎所感者但在於町畦之間故雖朝夕在院仍思欲一歸也 暫酬知已分還入故林棲 洙曰王正長人情舊鄉客鳥栖思故林○蘇曰鹿岑曰山野性豈能拘祿仕但夕歸還故林單栖一枝私心足矣後果弃官入梁山人高其節○趙曰知已謂嚴公言既稍酬報知已之分乃因遂歸故林爾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 趙曰家語載孔子陳蔡之厄曰吾道其非耶 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 蘇曰孫權風塵蒲天相力伐不止四海困窮黎民流亡上憫湾

天中悒乎人下悒乎也○趙曰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等猶
寇奉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故曰西征

聞蜀父老洙曰借一作獨司馬相如有難蜀父老不忘舜謳歌鄭曰忘無荿功○朱曰孟子曰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趙曰關外之亂蜀人聞之必數而所謳歌在舜天險終難立洙曰劍門天設之險也難立無德不可恃○趙曰憂吐蕃能化蜀之險矣故曰天險不可升也○鄭曰子美以崔旰亂成都故避亂之東川然此雖放化心未忘唐室雖據劍閣之險終難自立柴門豈重過鄭曰重儲用切再也○洙曰謂思草堂未得再到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洙曰錦江水與巫峽相流○趙曰重懷成都之意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鄭曰逗文透切住也

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洙曰浣花草堂在萬里橋之南池有百花潭○趙曰舊本作橋南非是蓋公詩又云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滄浪層軒皆面水修可曰宋玉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老樹飽經霜趙曰四時纂要冬瓜飽霜甫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洙曰雪嶺錦城此月嚴中丞詩注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洙曰張孟陽劍閣銘曰形

勝之地，匪親勿居。○蘇曰：姜維曰劒門乃形勝之地，據三巴要路，不可不惜。○趙曰：以西山尚有屯戍，恐蜀受其禍，故嘆惜形勝之地而憂之也。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洙曰：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注：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井邑聚雲根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蘇曰：楚人侵郎，郎閉門常早。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蘇曰：子美自稱主人，指張使君。七篇有宴忠州張君宅。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洙曰：金剛經：給孤獨園。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趙曰：言春知人之離居，故催柳之生，以供行人之為別也。相別多用柳者，蓋古有折楊柳曲，多言離別也。江與放舩清洙曰：與作已。以放

鮮之請爽也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朱曰訟峽岸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相平尓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朱曰謝靈運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趙曰赤甲本胛字按水經注南連基白帝山北高大其石皆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胛山○鄭曰震字說赤甲城公孫述所築樹木上石悉赤如人袒臂故云赤甲在縣北斷崖當白鹽朱曰赤甲白鹽瞿唐峽口二山○趙曰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客居愧遷次朱曰次舍也遷次由移居也○趙曰如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也春色漸多添花亞欲移竹趙曰言花枝復亞於欲將移去之竹矣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朱曰魚復白帝舊名○鄭曰十道志夔州古魚國漢魚復縣地○師曰魚復縣即今州峽人以春水漲謂之水生雲煖麝香山定功曰後

漢郡國志巴郡魚復古之庸地左氏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夔州圖經麝香山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山出麝香故以名之也

半頂梳頭白 趙曰白髮之所存若僅半頂耳 過眉拄杖班相看多使者

一一問函關 洙曰時寇亂未平關中之信未通爾〇趙曰時吐蕃未平所以問之也

宋玉歸州宅 洙曰歸州有宋玉宅今亡矣 雲通白帝城 洙曰見白帝城樓詩注 吾人淹老病 趙曰吾人乃自言也嘆貧帝其間淹蹇不止而愁吾人 旅食豈才名 趙曰旅食他州豈坐才名之故耶

峽口風常急 江流氣不平 趙曰江流之洶湧如人氣之不平也

只應與兒子 飄轉任浮生

卜居

歸羨遼東鶴 洙曰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為人 吟同楚執珪 洙曰淮南子宣王以執珪封子發子發爲亂而不得楚仕得子孫晉爵執珪莊舃爲楚執圭王仲宣賦莊舃何而越吟〇趙曰此兩句歎其不得歸鄉也史記曰莊舃故越之細鄙人也爲楚執珪病而尚猶越聲本無

吟字帝王粲登樓賦云莊舃顯而越吟也未成遊碧海洙曰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之中地去西南萬里伏帝之宮太眞東王君所治○趙曰十洲記云東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也著處覓丹梯洙曰謝靈運詩躡步陵丹梯謝玄暉詩同此陵用梯雲嶂寬江北趙曰夔之江北其山稍遠爲寬矣春耕破瀼西洙曰南瀼水管郡縣也○趙曰公自赤甲而遷此[illegible]北乃瀼西之地瀼者水名音讓○鄭曰瀼汝浪切水名今作瀼桃紅客若至定似昔洙曰一作晉人迷洙曰見欲問桃花宿注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洙曰列子宋國有田夫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美芹由來知野人洙曰秋山東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洙曰鄭薛郗岑皆公之故舊見于前詩注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眞師曰赤甲山屬夔州子美登高

詩云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則知子美以肺病
今郎中評事深酌勸子美道子美眞性嗜此如何不飲甫亦難
逆其意而云病
從深酌道吾眞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修可曰樂史寰宇記俞州有三
峽之名曰西峽巴峽巫峽明月
峽在夔州之
西則西峽矣百舌欲無語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後十日今
謂之欲無語則暮春之時也○師
曰百舌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則效百鳥語
故名百舌或曰反舌反舌無聲盡暮春也繁花能幾時谷
虛霑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洙
曰
百舌反舌
也禽名
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洙曰李衡種甘橘千樹號千頭
木奴前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
樹橘比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蘇曰陳遂曰幸
得全生於麋鹿
群中盡
老矣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薊曰言其客路崩艱無
定言也古詩云旅食如

閑雲王仲宣漂泊荊北如水上沛旅食不定若出谷雲○趙曰畏人在於江北之草間旅食在於漢西之雲裏此公之自歎也○師

曰畏人江北草言草動則驚恐溢伏其中也 萬里巴渝曲 洙曰前漢禮樂志巴俞鼓員三十六人顏師古曰巴巴

人也渝渝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渝人並驍捷善鬬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巴州渝即

今渝州本蜀部之地 三年實飽聞 蘇曰司馬遷三年飽聞仁政趙曰自永泰元年至今大曆二年為三年矣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 趙曰言身已老而雙

鬢如蓬矣 乾坤一草亭 趙曰言天地之間有此瀼西一草亭也 哀歌時自短 師曰

古詩有短長吟子美渝州侯侍御詩云虛費短長吟故此云哀歌時自知 醉舞為誰醒細雨荷

鋤立 蘇曰晁詠因思詩荷鋤立雨中衣濕不自覺人皆愛其苦學 江猿吟翠屏 洙曰見春言終荷鋤

并却罢羅翠屏江○黃曰陶淵明帶月荷鋤歸

壯年學書劍 洙曰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劍 他日委泥沙 洙曰言不見用於世○趙曰公

自歎於流落也 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

改春華喪亂丹心破 蘇曰卒歲值此喪亂兵戈未定丹心復將破矣為之奈何 王臣未一家 趙曰詩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 洙曰見老廢不用尚書郎詩注○趙曰公官是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云 不息豺虎鬭 洙曰見豺虎正縱橫注○趙曰豺狼以言盜賊王粲詩盜賊如豺狼 空慙鴛鷺行 洙曰公曾任拾遺籍占朝列 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鄭曰屯徒渾切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洙曰劉安招隱桂樹叢兮山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稻畦

市喧宜近利（洙曰西居近市易䝿近利市三倍）林僻此無蹊（洙曰曹子建欲還絕無蹊）

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

枕帶（洙曰一作帶）還相似柴荆即有焉斫畬應費日（嘗付曰右坡剝楚多畬田先斫火燎爲候經雨下種歷三歲土脉竭不可復樹藝云但生草木復燒旁山劉禹錫連州畬田行云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又云下種暖灰中乘陽坼牙孽蒼蒼一雨後苕穎如雲發白居易子規歌云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淼椽種田也爾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皆音餘畬田凡三歲不可復種盖取畬之義也椽音餘熂火火燎草也熂音爈火燒山界也）解纜不知年（洙曰見畬曰費火耕注）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宅（鄭曰寰宇記夔子國後爲楚所滅至秦分爲巴郡）卧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首想朝班（洙曰謝靈運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思玄賦幽獨守此側陋）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峽裏歸田客 洙曰張衡賦欲通抵見罷能歸田里○趙曰以張平子自比也張公作歸田賦畧曰起塵矣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 江邊借馬騎 洙曰有馬者借人乘之 非尋戴安道 洙曰見山陰詩注 似向習家池 洙曰見珫騮詩習池注 山險風煙合 洙曰江淹賦風煙有鳥道 天寒橘柚垂 洙曰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 築場看斂積 洙曰豳詩十月築場圃 一學楚人爲

短景難高臥 洙曰秋興賦何微陽之短晷謝云暉高臥猶在茲 衰年強此身 山家蒸栗暖 野飯射麋新 洙曰三色如蒸栗○趙曰左傳射左麋麗龜龜者麋背之高處也 世路知交薄 門庭畏客頻 蘇曰陸抗家貧畏客過門○趙曰惟其從爲而交而不心所以畏客來之多徒爲紛紛也 牧童斯在眼 田父實爲鄰 蘇曰黃起云編快作友田父爲鄰全勝薄宦汨沒於而塵垔壁土間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 趙曰言自白帝歸田也 猶殘穫稻功 築場憐穴蟻 趙曰以見公之不殘 拾穗許村童 趙曰以見公之不吝拾穗詩云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也 落杵光輝白 除芒子粒紅 加飡可扶老 趙曰古詩上言加飡飯扶老扶吾身之老也 倉庾慰飄蓬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平居喪亂後 不到洛陽岑 為歷雲山問 無辭荊棘深 北風黃葉下 南浦白頭吟 洙曰文君作白頭吟○夢符曰右按楚詞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十載江湖客 茫茫遲暮心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 遣騎安置瀼西頭 洙曰前詩注所謂瀼東瀼西者 古

堂本買藉疎豁借汝遷居停宴遊趙曰借吳司法自鬼埒僊來以居而我甘心停宴遊也

雲石熒熒高葉曉洪曰一作曙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

姻婭過逢地夢符曰右按爾雅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亞注詩云瑣瑣姻婭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婿

許坐曾軒數散愁趙曰古堂本公之所有既借吳郎住却是姻婭家之屋舍乃為我過逢之地耳乃憑我坐於曾軒以散其愁也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隣里　律詩四首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趙曰此篇公歸草堂所作山所謂南隣豈前若錦里先生乎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趙曰公自言也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 趙曰曹子建公讌詩飛蓋相追隨

北鄰

明府豈辭滿 洙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

藏身方告勞 洙曰詩不敢告勞

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 洙曰劉隗崇幘大言意氣自若 趙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

愛酒晉山簡 趙曰山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能詩何水曹 洙曰梁書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沈約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為安武王參軍兼水部郎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

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 趙曰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孫曰屧悉協切履薦也

南鄰 修可曰左太沖詩云南鄰擊鐘磬有此南隣字故公取以為題

錦里先生烏角巾 洙曰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而角折人皆折雨以效之○夢符曰右按晉史羊祜

（與從弟昉書曰既定邊當爲巾柬第爲容棺之墟）

園收芋栗（洙曰一作粟）不全貧（洙曰史記卓氏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蜀有蹲鴟言有所濟尒○蘇曰舊本作栗甫以其園只收芋栗故謂之乃然備有芋栗可收所以不爲全貧若更收栗則不同爲貧矣）

慣看賓客（洙曰又作朋友一本作門戶）兒童喜（趙曰慣看賓客則常喜即與魏野詩云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異矣）

得食堦除鳥雀馴（洙曰言忘機也類仰鷗翁○趙曰置食堦除間而鳥雀得之以馴擾○蘇曰黄湛養鳥雀數百就掌中取食唄無疑忌自號林泉遊老）

秋水纔（洙曰一作雖）深四五尺野航（洙曰一作艇）恰受兩三人（趙曰世多疑此謂之航豈止恰受兩三人乎余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如今之一葉舟也杭即航也則野航不必名其大矣）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洙曰一作對）柴門（洙曰一作蘿門）月色新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夢符曰右按前漢王吉傳東家棗樹垂吉庭其妻取棗啖吉吉知乃去婦鄰人欲伐

嘗言乃蒙婦出語曰東家棗完去婦復還。趙曰蓋公舊嘗見有撲棗者矣今告吳郎以任從之者指用漢王吉事耳 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 蘇曰束晳赴孝廉舉文季請仮人曰不爲養親困窮寧有此態耶 秖緣恐懼轉須親 趙曰言探斯婦之情乃因窮所致又告吳郎當念其恐懼宜更親之蓋上句有憫恤貧寡婦之意下句則與篇首而又鄉與之同利公之仁厚可知矣 即防 洙曰一作知 遠客雖多事使 洙曰一作便 插疏籬却甚真 趙曰言雖任隣婦取棗然吳郎以遠方而來當謹插籬以防他寇亦不害爲真耳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題人居室

古詩五首　律詩五首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洙曰天寶十五載五月作白水屬馮翊郡同州秦文公分清水爲白水即漢彭衙。鮑曰肅宗元年乃明皇天寶十五年也歲次丙申五月公

年四十有五在奉先以舅崔公爲白水縣尉故留白水有是詩○鄭曰十道志同州白水漢粟邑南界焉白水魏文改爲此縣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蘇曰姚萇四瀆浩蕩因辭無所適耳○趙曰浩蕩悠遠不定也之皃如浩蕩乘滄溟之義旅食洙曰唐書朱克融輩皆旅食長安白日長向

當失炎赫高齋坐林杪鄭曰亡沼切木末也信宿洙曰再宿曰信左傳遊衍閒鄭曰衍于線切閒苦激切寂靜也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鄭曰睨五計切○洙曰海賦馮夷俯浪以傲睨○趙曰曹子建贈白馬彪云清晨發皇邑崇岡相枕帶曠野懷洙曰一作回

咫尺洙曰孫綽賦託峻嶽之崇岡○趙曰言野曠遠而懷之若咫尺也始知賢主人贈此

遣愁寂危阽指根青冥增冰生淅瀝洙曰招魂增冰峩峩飛雪千里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趙曰青冥者青雲杳冥之際楚詞據青冥而攄虹上有無心雲下有

欲落石洙曰陶潛歸去來雲無心而出岫江淹賦雲無情而自合泉聲聞復息動靜隨

所激 薊曰郭璞曰君不見幽谷之鍾而不、肖為人擊則鳴人之動靜亦隨所擊然後應之也 鳥呼藏其

身有似懼彈射 鄭曰食亦切○洙曰脩長條嚴詩彈射 吏隱 洙曰于在高物福皆吏隱也 適

洙曰一作通 情性茲焉其窟宅 洙曰海賦瑰奇之所窟宅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 白水

見舅氏 洙曰左傳僖二十四年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內○薛曰右按子美近

詩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詩得過字則知白水者地名非晉文公所謂白水明矣 諸翁乃仙伯 杖

藜長松陰 洙曰天台賦蔭落落之長松○修可曰淮子載示譏杖扶熊門○馬曰劉向擊馬長松下 作尉

洙曰梅福作尉人謂之仙尉 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覿 洙曰西京

雜記太液池邊皆雕胡紫蘀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雕胡謝靈運遂首訪行人引領與良覿○趙曰雕胡菰米也爲飯

極滑長安人謂為雕胡出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勸臣食也 坐久風頗怒晚來山

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析 洙曰海賦盤渦谷轉○鄭曰渦烏禾切水渦也○師

曰白相對十丈蛟以下寓意於祿山之叛十丈蛟喻祿山也 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

鄭曰殷於謹切詩殷其雷長門賦雷殷殷而響起○趙曰下雷聲之殷殷而尋地脉所在亦詩人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之理也

煙氛藹崷 洙曰一作嵩 崒魍魎森慘戚崑崙崆峒顛

迴首如不隔前軒頹 洙曰一作摧 反照巉絕華岳赤 鄭曰華胡化切○洙曰太行孟門豈云巉絕爾雅曰落光反照於京謂之反景劍閣銘云太行孟門豈云巉絕

兵氣漲林巒川

光擁鋒鏑 鄭曰丁歷切 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 洙曰一作煙 積 趙曰

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帝召哥舒翰守潼關明年拜尚書左僕射故云相公軍也

玉觴淡無味胡羯豈

強敵 鄭曰羯居謁反 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 洙曰鮑照詩長歌正激烈曹植

賦君朝日之照屋梁未○柏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徐曰黃庭內景經淡然無味此言至尊所食聊御酒而無味然有紹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數也○晏曰屋梁出宋玉神女賦曰日朝出照屋梁舊注引為曹植賦誤矣

人生半哀樂

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 洙曰一作敵 猛將紛

塡委廟謀 洙曰後漢光武贊則明廟謀 畜長策 洙曰前漢匈奴傳制百蠻之長策李陵書猛將如雲

劉八公於帳中相與蕃文理紛消散

東郊何時開 洙曰書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曰命汝尹茲東郊又命畢公保釐東郊又於此並與東郊不開

帶甲 洙曰史帶甲百萬 且未釋欲告

清宴疲難拒幽明迫 洙曰易繫知幽明之故

三嘆酒食傍何由似平昔 洙曰古樂府一彈再三歎。孝詳曰左傳魏獻子將受梗陽人賂饋入召閻沒女寬比置三嘆。得曰魏子曰唯食忘憂三嘆何也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趙曰借用閻沒女寬當饋而三嘆今公所嘆嘆其不若往日太平之時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洙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州西八十五里漢故道縣後魏置兩當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云兩當

寒城朝煙淡 洙曰謝玄暉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山谷落葉赤 洙曰謝靈運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洙曰謝玄暉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趙曰詳味詩意是侍御遷謫之因為卞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首四句以秦地之時候景物言其宅在兩當縣之江上

所以爲之感歎也兩當桃嘉陵江上傳云吳侍御宅今子孫尚居之

鵾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

朱曰王褒詩紛靄瀟湘空欸吸鵾雞悲謝靈運徂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歌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楚辭朝發枉渚以宿辰陽七發鵾鵲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沈曰相如上林賦云鷫鷞鵾鶡鵾雞張揖曰鵾雞似鶴黃白色張無尺武陵圖經斜繆云余閱四方圖經何其外訛之多也以武陵善德出一事觀之其餘可知矣武陵之東口二山一曰枉山二曰踊出山吳均宋起居注云宋元嘉七年五月大水武陵枉山隤爲枉渚淸開皇中刺史樊子蓋以枉山嘗爲善卷所居名其地爲善德山從其名而遺其實也唐貞元中勉印禪師居踊出山鑿井[illegible]泥[illegible]木爲庵開山建寺裴公美以踊出非佳名爲易山之名爲古德山禪院額爲古德山禪院宣鑒嗣之而德山之名遂著劉禹錫集善卷壇在枉山上又曰枉渚在郭東周郴詩曰先生遺跡武陵西直善卷之有壇壇非堯舜時所有也枉山陷而壇在山上枉渚在東而謂之在西竊則訛之又訛矣太平御覽載江南諸水云荊州記云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有枉焉山西溪口有小灣謂之枉渚山有楚辭焉○華曰謹按兩當縣隸鳳州乃古雍州之地子美是詩枉渚乃渚之斜曲而不直者皆謂之枉渚非武陵相潭之枉渚也○敏功曰陸雲答張士然詩曰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注云枉渚曲渚也亦以斜曲爲義○田曰鵾雞楚辭有之楚辭曰鵾雞啁哳

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洙曰武帝有張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盜長沙長沙胡奇地名○趙曰川分御史臺指言吳侍御出長沙因謫州賈誼所謫之

地**哀哀失木狖**洙曰西都賦猱狖失木淮南子猨狖顛墜而失木**矯矯避弓翮**

洙曰見鴈鴈矯銜蘆內懷帶失木閣○趙曰淮南子鴈銜蘆而翔以避繒繳以比吳之失所也**亦知故鄉樂**

洙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未敢思宿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洙曰

謝玄暉既通金閨之籍○趙曰金閨金馬門也共通者公爲左拾遺與吳共通籍也**天子猶蒙塵**洙曰僖二

十四年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東郊暗長戟**洙曰書泰誓東郊不開鼂錯曰兩軍相近

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文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兵家忌間諜**洙曰李牧爲鴈門謹烽火多爲

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端本曰奉詔劾有罪御史職也**君必慎**

剖析不忍殺無辜洙曰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以分白黑**洙曰曹子建蒼蠅閒

白黑讒巧之亂跡**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洙曰謝靈運遭物悼遷斥○師曰薦

宗時祿山未平賊遣諜者行反間之言以中傷朝臣吳侍御作臺官正須舉劾之職每得罪者必爲之分剖曲直是非之理不忍濫

殺無罪由是失宰相意遂見斥逐於兩當上官宰相也吳傅
御史有所下明宰相雖權時從之以竟不悅以此故黜之
仲
尼甘旅人洙曰王弼仲尼旅
人則國可知矣向子識損益修可曰後漢向
長字子平潛隱
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
何如生耳○趙曰舊解引春秋叔向怪鄭人鑄刑書事了不相干
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洙曰張厚此事已
知閉口向牀嘆息余時忝諍
臣趙曰時為
拾遺也丹陛實咫尺洙曰僖九年傳天
威不違顏咫尺相看受狼狽
洙曰見北
征詩注至死難塞責蘇曰呂產罪雖至死亦難塞責
趙曰以見吳之斥而不能言也行
邁心多違洙曰詩行邁靡靡此
休文注亦事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
義惆悵頭更白洙曰袁陽源詩義分明於霜○趙曰落句見
公之恨深矣○師曰甫時為拾遺其去天子
不遠可以諫矣此看吳公之狼狽雖死不足塞吳公之責蓋甫自
知於吳公有負是以惆悵自刻責其非義也故云於公負明義惆
悵頭
更白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洙曰避乱奔散也如波之奔然）歟

彼幽栖載典籍蕭然暴露向山阿（洙曰暴露言无所依也漢書衣冠暴露）

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

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荊揚春冬異風土（洙曰風土記荊揚之閒春寒而秋煖此所以為異也）巫峽日夜多雲雨（洙曰神女朝為雲暮為雨）赤葉楓林百

舌鳴（洙曰楓木凡經霜則葉赤百舌鳥也）黃泥（洙曰一作花）野岸天雞舞（洙曰天雞鳥名謝靈運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夢符曰右按爾雅釋蟲天雞注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盜賊

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

使蒼生有環堵（洙曰使民各安其居也）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洙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安

爲動王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洙曰佛西方之教其法有大觀大覺也老身古寺風冷冷妻兒待米洙曰又云我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蘇曰盧堆聞匡山雨堆歸今它日杖藜再造門下細聽謝妙之理

赤谷西崦人家鄭曰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爲之丹因號曰赤谷甫乾元元年貶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乾元二年遂弃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洙曰謝靈運詩躋險築幽居安一作喧出郊已清目溪廻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師曰言其靜也藩籬帶松菊洙曰陶淵明三逕就荒松菊猶存宋玉曰藩籬之鷃料天地之高。師曰言其幽也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洙曰一本作桃花陶潛桃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忽逢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華

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盡見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捨船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忽然開朗邑屋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要還爲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絶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既出白太守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也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洙曰郭景純朱門何足榮郎君玉樹高洙曰見王樹臨風前注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夢符曰右按宋王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郢中者其始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又文選鮑昭蜀琴抽白雪郢曲繞陽春○尹曰哀絃琴也記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又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琡斲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弭使師堂操張伯牙爲之歌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注弭音的隱弭琴上飾取孤子寡婦之貴而用之欲其聲多悲哀九寡九婦寡婦也琴錄曰琴曲有幽蘭白雪風入松烏夜啼俗人非知音者故未可與之操未與俗人

操 洙曰琴有白雪操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群

筆架霑窗雨書籤映隙曛 鄭曰籤子廉切 蕭蕭千里馬 洙曰詩蕭蕭馬鳴漢文却千里馬 箇箇五花文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 洙曰移文云焚芰製而裂荷衣也○蘇曰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也乃焚章已歸肅所矣 白馬却走身巖居 尸曰光武臨朝或有清谷張湛輒陳諫其失湛常乘白馬帝每見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古人已用三冬足 洙曰東方朔三冬文史足用

年少今開萬卷餘 洙曰今一作曾見讀書破萬卷 晴雲滿戶團傾蓋 洙曰鄒陽傾蓋如故冠蓋若浮雲 秋水浮堦溜决渠 洙曰張景陽階下伏泉通階上水衣生陸士衡豐注溢修霤黃潦侵階除雲陰結不解通川化爲渠 富貴必從勤苦得 蘇曰徐陵見弟姪讀書陵指其

書語人曰人之富貴必從此勤苦而得

男兒須讀五車書 洙曰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題郪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鄭曰郪七稽切 縣名在梓州

江頭且繫船 鄭曰係吾詣切 為爾獨相憐 雲散灌壇雨 鄭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 春青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 一擬問高天 別後巴東路 逢人問幾賢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 高秋爽氣相鮮新 有時自發鍾磬響 師曰言無鄰喧也 落日更見漁樵人 盤剝白鴉谷口栗 飯煮青泥坊底芹 洙曰白鴉谷青泥坊皆地名 ○石曰坊音防 即堤塗也 何為西莊王給事 柴門空閉鎖松筠 鮑曰王維時被張通儒禁在東山 此詩有所歎息 故云 ○趙曰唐史鄭虔傳安祿山反 遣張通儒劫置百官於東都

李監宅

尚覺王孫貴沫曰王孫王者之後亦相尊敬之稱韓信傳哀王孫豪家意頗濃沫曰豪貴之家也

屏開金孔雀沫曰隋長孫晟貴盛嘗畫一孔雀於屏間以擇婿褥隱繡芙蓉沫曰紃繡紋爲芙蓉也○蘇曰漢明帝西或獻翠毛撚金芙蓉被褥并細文玉枕○鄭曰隱如隱几之隱隱倚也

且食雙魚美沫曰姜詩孝感也爲之出泉日生雙鯉詩得之以供母誰看異味重沫曰何敬祖食必四方珍異○鄭曰孟子曰魚我所欲史記云彈鋏歸來乎食無魚○客所食之物况填異味之重累乎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沫曰後漢明帝紀賜元氏門闌走卒十口夢符曰右按楚国先賢傳孫儁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婿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李監宅新添

落葉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廻

一見能傾產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田園

古詩二首　律詩五首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洙曰一作刈）稻向畢清晨

遣女奴阿（鄭曰烏葛切小女本作㛮）稽豎子阿段往問（洙曰文十

年王任渚宮注小洲曰渚）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洙曰謝靈運詩既泄既粳稻說文粳稻屬也稻稌也）上

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洙曰匈奴傳朕聞天不頗覆也不偏載謝靈運湖中作芰荷迭映蔚蒲稗

相因依）人情見非類（洙曰前漢朱虛侯章請為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

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

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師古曰以斥諸呂也

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修可曰前漢劉章云非其種者鉏而去之）田家戒其荒（洙曰前漢武帝紀野

荒治苛也注曰荒田畝不闢）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傍（洙曰食貨志芸除草也莊子天

地篇揩揩然用力甚多揩苦骨切 穀者命之本 客居安可忘 洙曰命之云今土范子

計然曰五穀者万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晉書蔡元以穀爲命 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

吴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 鄭曰驅區遇切。洙曰驅去聲動莫當一云紛遊場世說滿奮

云吴牛見月而喘崔寔詩並驅從兩牡兮潘安仁籍田賦侍遊場

染復世說今之水牛生江淮故謂之吴牛畏熱見月疑日所以喘

也。趙曰容易言其水牛力之最多不以爲難也並驅則雙駕之也場者疆場之場 豐苗亦已穊 見上注鄭

曰几利切惆也 雲水照方塘 洙曰劉公幹雜詩方塘含白水 有生固蔓延靜一、

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頻在綱 簇曰攜一作挈書盤庚若綱在綱有條而

不紊 荆揚風土暖 洙曰周官曰揚州荆州宜稻江淹南中氣候暖宋華陵白雲 肅肅候微

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 洙曰臧善也。趙曰守指行官張望也 清朝

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 洙曰書平秩西成 不獨陵我

倉 洙曰許我倉既盈又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潘安仁籍田賦有三我倉如陵我庾如坻也 豈要仁里譽

洙曰里仁爲美○蘇曰祖宥守志自養食文名四覰永嘉太守
晏杜篤甲之曰吾子道高德尊可致如此非仁里所要譽

感此亂世忙 洙曰非欲賙施以要仁里之譽 蓋亂世不可不蓄積以爲給也 北風吹蒹葭

蟋蟀近中堂 洙曰北風冬風也言歲向冬矣詩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故近中堂 荏苒百工休

鬱紆遲暮傷 洙曰礼月令霜降百工休謝宣遠詩履運傷荏 苒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謝琨遲暮獨如何○蘇曰

陸士衡歲華荏苒而莫百工俱休○師曰詳味此詩託意於除惡
以作善人其終篇在於聚而能散以閔乱世之困乏使甫爲攻其
意必有見于世者
惜夫莫之用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 洙曰一枕大江○鄭 曰屯徒渾切聚也 百頃平若案 饒曰六尺爲 步步百爲畝 畝百 爲頃 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

溉灌更僕往方塘 鄭曰更古行切○洙曰更僕以替次 更代使之也劉公幹方塘含白水 決

渠當斷岸 洙曰西都賦決渠降雨荷插成雲 ○趙曰鮑明遠蕪城賦峰若斷岸 公私各地著

鄭曰著陟畧切。洙曰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云謂安土也 浸潤無天旱王守問家臣 洙曰杜詩云庶子及家臣 分明見溪畔芊芊烱翠羽剡剡生銀漢 鄭曰剡以冉切。蘇曰桑敬剡剡兮雲生銀漢。趙曰曹子建洛神賦云或拾翠羽。廣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銀漢也。師曰剡剡竹末削殺貌生銀漢謂水注如傾河漢 鷗鳥鏡裏來關山雲邊看秋菰成黑米 鄭曰菰音孤。洙曰菰米雕胡也。趙曰鏡裏雲邊皆取畦水之明潔也。精鑿 洙曰一作糳 傳白粲 夢弼曰右按鄭氏釋詩俾疏斯粺云米之率米千粺九鑿八侍御七。趙曰本草云菰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手茭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米也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音作鑿謂治米使白。晁曰傳合也以菰米合白粲炊飯 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 趙曰蘇秦所謂米貴如玉也上言米粒之貴下云紅鮮方是言飯紅潤之色 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 洙曰楊惲田家作苦韓信傳晨炊蓐食。趙曰魏文帝云旅食南館 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漫 趙曰詩云貴秉滯穗伊寡婦之利。師曰利於人而害於己之意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裌侵寒氣朱曰秋興賦籍莞蒻御裌衣○鄭曰裌古洽切複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夢符曰右按文選尺蠵重尋桂紅粒貴瑤瓊李善云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鄭曰縣名在洛湯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銀黃曰魏文車渠椀賦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浮彩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幷又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逾渠椀實同蠡側形均樸蒲廣雅云車渠石次玉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洙曰南都賦緣以劒閣阻以石門○趙曰此乃夔州詩而言石門乃下篇夔岂壯此門也舊引蜀都賦阻以石門舊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岂干夔州事哉非是寒風疎草木洙曰又云落木旭日散雞豚洙曰孟子雞豚狗彘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佐還山後寄二首同作三首一首見宗族門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趙曰潘安仁賦有綠葵含露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鄭曰澆堅堯切交橫落幔坡葳蕤秋葉小洙曰小一本作少作葉也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

霜薤白鄭曰薤胡介切葷菜葉似非重惠意如何趙曰此三篇叙其歷還山後之事分引泉水以灌園故交橫而落也漫坡言坡翠如幔薤莖盛貌秋葉言黄落之葉女蘿乃松蘿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八

仙道

古詩二首　律詩一首

昔遊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洙曰後漢方術傳王喬為葉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西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暮升艮岑頂洙曰艮岑東北之岑也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鄭曰軔而振切○洙曰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又朝發軔於天津良覿違夙願洙曰謝靈運詩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洙曰嵇康琴賦王喬披雲而下墜天台賦王喬

控鶴以冲天何敬祖在昔王子喬有道啟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
御飛鶴王喬傳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山
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
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而去晨溪嚮虛駛鄭曰駛若夬切駛馬日行千里歸
徑行已沉豈辭青鞋胝趙曰青鞋山行之具公又嘗曰若耶溪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胝足病
也莊子曰手足胼胝悵望金匕藥東蒙洙曰東蒙山名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赴舊隱
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洙曰董先生董京威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時乞巾肆得碎繒
結以自覆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蘇曰吳持道意久不
怡神氣竟衰歇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洙曰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雖
悲髮變鬒洙曰一云鬒髮變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詩鬒髮如雲○趙曰髮之黑者曰鬒鬒髮變
言變而為黑也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洙曰杖一
作扶一云衡謝靈運詩遊羅浮行息必廬霍江淹擬靈運
詩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幽人

洙曰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陸士衡詩幽人在浚谷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 洙曰陶潛詠貧士詩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有一作識 麟

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 洙曰劉公幹向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書簫韶鳳皇來儀張協七命掛歸翮於青霄之表漢書麟鳳在郊藪孔融曰麟鳳來消声作○趙曰張茂先鷦鷯賦序彼鷲鶚鷗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孤根之外則鳳凰言亦霄宜矣然麟亦謂之在赤霄李若多疑之殊不知徐陵之生寶誌見之曰此兒天上石麒麟自天而降亦宜在赤霄矣

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 歐曰惠詢輩謂惠遠許詢也謝玄暉之宣城詩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揚雄賦云昔有黃公者起於滄洲嗄神養性故後人以滄洲為隱者所居隋圖經曰漢水逕琵琶谷至滄浪洲乃漁父棹歌處即滄洲也○滲可曰海中十洲其一曰滄洲

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 洙曰詩谷風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郭泰機衣工秉乃亦棄我忽若遺古詩棄我如遺跡

內懼非道流幽人在瑕玭 洙曰僖七年傳不有瑕玭

洪濤隱語笑 洙曰曹植洗舟越洪濤晉王凝之風賦驅東極之洪濤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木玄虛海賦洪濤瀾汗曹毗江賦洪濤突兀而橫持蔡邕賦洪濤涌以沸騰晉蘇彥詩洪濤奔逸

勞鼓枻蓬萊池洙曰孫楚賦舟人鼓枻而揚歌史漁父鼓枻而去○蘇曰方鯀曰吾將吞熙日月光華鼓
枻遊蓬萊酌天醴云將還源返腦爲世外人青杉木版非吾所好也崔嵬扶桑日洙曰山海經日出暘谷
浴于咸池拂於扶桑照耀珊瑚枝洙曰梁元帝馬詩照耀珊瑚鞭○趙曰珊瑚焦於海底石上有五色故曰所以
照曜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洙曰屈平九歌有東皇太一又孔蓋兮翠旌說苑鄂君汎
舟於新陂之上張翠羽之蓋張平子東京賦翠羽之高蓋曹植曰仰撫翠蓋陸士衡詩云翩翩翠蓋羅嚥漱元和
津洙曰天台賦嗽以華池之泉○孝祥曰黃庭經曰口爲玉池太和官嗽嚥靈液災不作注云口中液水爲玉津又中黃經曰但
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其錄注云服元和謂咽津液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
促商山芝洙曰見喜晴詩注○定功曰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坑焚儒術四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修可曰漢武帝曰烏促汲蘇下駒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
悲洙曰張景陽詩歲暮懷百憂有志之士志未獲伸而時不我與則未嘗不以時逝爲歎也故多以歲暮爲之憂悲○師曰幽人
乃幽隱之士按唐史拾遺惠昭荀珏與友善常以詩相倡酬甫此詩思之故以二子自爲幽人取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義神物

龍也龍翔而雲從瑜聖人出而賢人應之舜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蓋鳳之爲物有道則見今雲未遇神龍鳳不遇有道之世雲則無所歸鳳則不來儀見以賢人幽隱此其時也海上有十洲乃神仙所居滄洲是其一也甫往與二子約中年功名成遂爲滄洲之遊自別以來消息音耗殆恐二子以余信道不篤見掛於余身以弃我若遺而無所思也甫詩云道意久衰薄又云丹砂負前諾是故有內懼非道流之句蓬萊池蓋海上有三島一曰蓬萊二曰方丈三曰瀛洲日出于暘谷拂于扶桑珊瑚生海底有五色如瑠璃翠蓋即翠羽飾蓋也東皇乃東方青帝也元和津乃天地一元之氣津液也煙霞微謂滄洲在煙霞深微之中自洪濤隱語笑以下皆敘說滄洲之間鼓枻乃鼓楫也甫意謂君与惠荀輩游滄洲則必鼓枻以拂扶桑之日映照珊瑚之枝順風掛帆輕倚翠蓋艳東皇漱元氣隱於煙霞之表雖功名赫赫未足爲稱雖四船歌商紫芝猶爲爲句從比此真樂兮万遠矣奈何言不相副今復飄泛五湖尚爲羈旅況年已衰暮將與物化豈不爲之悲傷乎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可鄭曰舸加我切。洙曰茅君內傳大天之中有玄中之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万里名曰小有青虛之天至於廣雅南楚江湘凡船之大者謂之舸 辛

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么麽鄭曰上烏兗反下亡果切。劉良曰小也
。洙曰葛仙翁傳崑崙一曰玄圃基一曰華蓋仙人所居。趙曰
公昔遊云昔謁華蓋君深求小洞宮胸王官已上天白日亦寂莫暮升
艮岑頂巾几猶未如詳考二詩之意蓋公
之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死也千崖無人萬壑靜
三步回首五步坐修可曰曹公祭橋玄文有曰車過三步腹痛莫怪李陵別蘇武詩曰轅馬顧悲鳴五
步一彷徨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洙曰謝靈運曰賞心樂事
四者難并應幾中心若有違。趙曰上句言望華蓋君招之而不
來也下句言欲爲仙賞之遊而事與願違所以悲泣也宋玉招魂
有魂兮歸來者凡十二今言未字者反言之也唐
昌玉蕊花詩云飛消眼冷未逢真豈出於杜公乎弟子誰依白
茅洙曰一作石室廬老獨啓青銅鎖鄭曰盧遨見淮南子巾拂香餘擣
藥塵洙曰一作前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洙曰十洲記曰
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曰玄
圃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千里城
安金臺五芽君內傳曰八海之中崑崙蓬萊方丈瀛洲白山八亭之
山所以山神有洞宮。修可曰葛仙傳云崑崙一曰玄圃也滄洲

十洲之一洲也舊注引茅君内傳正謬妄矣金節羽衣飄婀娜鄭曰上於可切下奴可切美也落

日初霞閃餘映洙曰以黄金爲節鳥羽爲衣漢武帝拜欒大爲五利將軍使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注以

鳥羽爲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趙曰言華蓋君金節羽衣之所往來有落日初霞之輝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倏忽

東西無不可洙曰言其飛翔無所往而不可松風磵水聲合時鄭曰磵居晏切青

兕黄熊啼向我洙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爲鎧嶓冢之山其獸多成王時東夷獻黄熊六韜曰文王因設

里散宜生得黄熊而獻之按類書成王時不著國獻青熊未嘗獻黄熊也輒改以附會如此徒然咨嗟撫

遺跡至今夢想仍猶佐趙曰公在山中愁寂不堪撫華蓋君之遺跡而夢想猶見之也秘

訣隱文須内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洙曰使一云收更討洙曰一云覓

衡陽董鍊師洙曰董鍊師神仙也隱於衡陽○趙曰以爲求仙須得有功行而傳秘訣不見華蓋君矣却思南遊

而訪董鍊師也南遊早鼓瀟湘柂洙曰晉庾闡楊都賦青雀飛艫余皇鼓柂○夢符曰右按道藏書中

有隱訣其書曰太清九宫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也○師曰神仙有三十六洞天第一王屋山之洞名曰小有清虚天崑崙山

一日玄圃一日華蓋仙人之所居艮岑崑崙東北之岑甫昔游小有洞不憚辛勤與遇仙貴時盧道人結茅山下居焉甫謁之訪其仙術葛仙翁與費長房跳入壺中忽見殿閣崔嵬皆鐵閉葛呪之煙霧四起鐵自開闢今以盧比之葛仙翁故云獨起青銅鐵玄圃滄洲皆仙境金節以黃金為旌節羽衣以鳥羽為衣或曰鶴氅取其飛翔之意倏忽東西無不可美盧老得仙術飛空無往不可甫以乘興而來游樂極則哀繼之故末言青兕黃熊常向我蓋興盡而反故也無遺跡謂無循舊事形之夢想昔淮南王有鴻寶枕中秘訣其文字隱之不以示人故曰秘訣隱文須內教董鍊訪隱於衡陽即董京成也甫欲謁之故云南游早歲瀟湘柂柂所以正船也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 洙曰謝惠連詩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 天邊今轉蓬 洙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 驅馳不可說 蘇曰劉琦曰年來驅馳不可與子細說恐子心折 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 洙曰蒙卦 家家迎薊子 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已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 處處識壺公 洙曰費長房傳市中有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

往再拜長笑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洙曰江賦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曾
曰潛行言晦迹也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梅曰此以
下兩自嘆也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洙曰陶潛詩望雲慙飛鳥臨水愧游魚畢
景羨沖融洙曰謝靈運詩餘景逐前儔劉希逸賦餘景就畢○韓曰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喪亂形
仍役蘇曰徐毅遭亂之際形役心勞兒女寒瘦雖有厥居不暇少安○趙曰陶淵明云旣自以身爲形役淒涼
信不通懸旌要路口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倚劍短亭中脩可
曰宋玉賦云倚長劍兮天外○東曰懸旌倚劍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
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洙曰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術甫作詩寄贈之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洙曰論語夫顓臾昔先王以爲東蒙
主以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地理志泰山蒙陰縣禹貢徐州蒙羽其藝故云蒙地也○蘇曰壺翁云吾當佩含景駕蒼精逍遙於絳闕

赤城含景日月之精華若蒼精東方之蒼龍也佩服也○趙曰蒼精龍劒也○蔡曰春秋繁露曰劒佩於左蒼龍之象○詠曰後漢士

孫瑞劒銘有云從革庚辛含景吐商 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 洙曰一作並 陰崖

結 洙曰一作白 茅屋 洙曰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今京城直南山

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 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

規夜啼山竹裂 蘇曰竇誼居蜀之津源放浪不羈月夜子規啼庭竹誼曰當山竹裂吾可歸峩峯是多竹

裂黎民命駕遁于峩峯武帝三徵不起○劉曰前輩詩云子規枝上月三更常以夜啼山中嫌其夜啼其声哀怨故焚竹爆裂以驚

飛言此蓋取其倐寂也 王母晝下雲旗 洙曰一作幡 翻 洙曰離騷載雲旗之逶迤九歌乘回風兮

載雲旗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墻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子規鳥也人謂望帝魂○修可曰王母鳥名

故子美以對子規酉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又王椿齡云其尾五色長二三尺許飛則翩翩

正如旗狀○趙曰對子規啼又竹裂言啼之苦也雲旗者神仙之儀衛也○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

下詩言此蓋取其與神仙往來之意 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

洙曰後漢逸民論長往之軌未殊庚肩吾蚡蛛玩芝草芝葉正玹𨯬十洲記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万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本草青琅玕生蜀郡平澤蘇茉注云琅玕有数種是琉璃之類火齊寶也琅玕五色具以青者入藥爲勝出嶲州以西烏白蛮中及于闐国靈異兼圖載琅玕青色生海中云海底以網掛得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枝柯似珊瑚而上有孔竅如虫蛀擊之有金石之聲乃與珊瑚相類禹貢雍州厥貢璆琳琅玕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孔安国郭璞皆以爲石之似珠者而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是王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而其狀森植耳

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

福地何蕭爽

洙曰三秦記云終南太一山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西有石室靈芝魏都賦云雲屋嵒嵲以高垂○趙曰詩人逆料其如此如乾州金精山女仙張麗英昇仙之地有鐵鏁下垂然則詩人逆料元逸人之長往亦復然乎○師曰按神仙訣録有天仙地仙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由地仙積累功行遂超昇天仙今逸人致身福地已爲地仙之流何其蕭洒清爽神氣不凡故也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

鄭曰數所矩切○洙曰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以臨

魏丞相掾子渾姪咸咸子瞻弟孚咸
弟子脩孚族弟放放弟裕皆陳留人塞、一得阮生迥繼先父

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修可曰謝靈運過始寧
墅詩云還得靜者便事

馬入隣家蓬蒿翳環堵洙曰江文通詩顧念張仲蔚蓬蒿
中園莊子庚桑楚聚垣墻而殖蓬蒿

昭十六年傳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月令藜莠蓬蒿並興禮儒行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

張景陽詩環
堵自摧毀請詩近道要趙曰傳咸贈崔伏詩云
人之好我贈我清詩識字用心

苦洙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
泣曰空自苦○宋曰昉善篆隸故云云尋我草逕微褰

裳跲寒雨洙曰崔駰達旨辭曰與其有
事則褰裳衣濡足冠掛不顧更議居遠村避喧

甘猛虎曾曰沈休文詩
避世非避喧足明箕潁客榮貴如糞土洙曰
陸士

衡云徐翰少无宦情有箕潁之心晉語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
土以毀五常無乃不可乎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也僖二

十八年傳榮季曰况瓊玉乎是若糞土也○師曰識字用心苦時
昉跲雨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遁謝絕當世不披喧囂雖餒猛虎所

甘心也甫謂其眞有箕山潁
水之節視榮貴如糞土然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 洙曰見南極一星朝北斗注○趙曰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鬼中乃南方星今言覃山人本隱居此地蓋自是南極之老人星也

北山移文誰勒銘 洙曰齊書孔稚圭字德璋同彥倫隱鍾山後應詔出德璋作北山移文其文云馳驛煙路勒移山庭

徵君已去獨松菊 洙曰陶潛為徵君歸去來云松菊猶存

哀壑無光留戶庭 洙曰郡仲文哀壑叩虛北山移文云誘我竹松欺我雲壑

予見亂離不得已 蘇曰蘇嶷謂嵇康子與登肥遯宜其時也子兒女蒲眼又值亂離不得已而返居塵埃中非吾素所願也

子知出處必須經 趙曰上句以已微諷之言也我所以不仕而流落於外正亂離之故耳而覃山人者何事而出哉故又以能經出處譏之也

高車駟馬帶傾覆 洙曰揚雄解嘲云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

悵望秋天虛翠屏 洙曰天台賦登壁立之翠屏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洙曰陳書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賦日千言及長

傳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 **余亦東蒙客** 洙曰語孔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在東故曰東禹貢徐州蒙羽其藝○趙曰東蒙山名公時在兗州故云 **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 洙曰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晉祖逖劉琨情好綢繆共被而寢 **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洙曰列子與北郭生連牆而不相通○趙曰北郭生指言范十隱居也舊注所引列子乃南郭生非是 **入門高興發** 修可曰殷仲文詩能使高興盡 **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 洙曰落景落照也 **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 洙曰張華有橘詩郭璞有賛惠連有賦○修可曰楚詞自有橘頌非橘詩賛賦也今備載之曰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緑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黄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誰欲討蓴羹** 洙曰陸機傳機昔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爲名對○趙曰張翰在齊王冏府冏時

執權翰畏禍及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舊注所引非○師曰其時甫遊山東故云東蒙客比郭生以比范隱居小童清言先塵俗氣甫叫床李白之詩雖張翰蓴羹之美不足思也故云誰欲討蓴羹

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趙曰故公先復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洙曰丁丁伐木声○鄭曰丁宁耕切伐木声也

澗鳥餘寒歷冰雪 洙曰一云澗道陘巇苦寒行凝水結重澗積雪被長峦

石門斜日到林丘 洙曰謝靈運詩落雪洒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 洙曰史天官書敗軍破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以不貪故不夜識氣象也

遠害朝看麋鹿遊 洙曰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

乘興杳然迷出處 洙曰言不以出處介意也

對君疑是泛虛舟 洙曰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師曰歷冰雪言甫破雪訪鄭氏斜日到林丘言所居幽

遠也張全身遠害於此與鹿豕遊說者以麋鹿遊姑蘇之臺則誤矣虛舟以喻虛己以遊世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洙曰作霽潭鱣發發鄭曰鱣諸延切發北末切○洙曰碩人詩鱣鮪發發釋文鱣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爲黃魚與鯉全異發發盛貌春草鹿呦呦洙曰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注鹿得草呦呦然鳴而相呼也蘇子瞻詩云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杜酒偏勞勸洙曰魏武帝樂府何以解我憂唯有杜康謂杜康造酒者○鄭曰儀狄造酒杜康因之後世只云杜酒張梨不外求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師曰之子指張氏鹿食苹則呦呦而求其類喻張氏之相招也張梨不外求言宴飲唯園果而已意勸不必豐美其物盜賊之險可慮路險宜無愁也

○釋老 寺觀附

古詩八首　律詩八首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鄭曰眄莫甸切。劉曰眄斜視也披榛得微路洙曰天台賦云披荒榛之
蒙蘢越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洙曰師古曰曲折言委曲
也贊公湯休徒洙曰惠休上人姓湯好靜心迹素晏曰素謂質素也昨
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洙曰後漢姪車之招相望於嵒中怡然共攜手
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洙曰天台賦攬樛木之長蘿謝靈運蔓弱豈可捫陟巘
眩反顧鄭曰上語蹇切下熒絹切要求陽岡暖洙曰顏延年陽岡闔精氣陰谷曳煙寒謝靈運
朝日發陽崖景落攢陰峯苦涉陰嶺冱洙曰胡故切左太沖白云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師曰山南曰陽山
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冱寒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意
未展洙曰丞殄上音杖策迴且暮洙曰左太沖杖策招隱士。趙曰字祖太公避狄杖策去邠
層巔洙曰一作天餘落日洙曰謝靈運築觀基層巔又云日落山照曜草蔓已多
露洙曰盧子諒凝露沾蔓草詩謂行多露

天寒鳥已歸 注曰陶潛宿鳥相与飛未夕復來歸云○鮑照詩天寒日巳久出鳥自知歸又云天寒幽鳥歸

月出山更靜 注曰山一作人更一作巳沈休文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 土室延白光

松門耿疎影 注曰謝靈運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躋攀倦日短 注曰謝靈運常苦夏日短

語樂寄夜永 注曰天台賦恣語樂以終日○趙曰天寒則時在冬故用日短夜永出尚書日短星昴也

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 注曰一作泉 井大師京國舊德業

天機秉 注曰莊子天機淺 從來支許遊 注曰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衆謂无以歷難詢設一難以謂○遁不能復通

興趣江湖迥 數奇謫關塞 注曰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奇上所角切下居宜反○黃曰師古以數奇為命隻不偶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而音所角反蓋傳印之誤宋景公筆錄云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以數奇為朔余後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以此考之殆傳印者誤以具為角也因以此詩注猶仍舊音故特辨之徐敬業古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道廣存箕潁 注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謝靈運徐幹有箕潁之心 何知

戎馬間復接塵事屏（鄭曰必郢切）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修可曰郭璞詩迢上造嶺嶺泝吟立夕陽）晨光稍曚曨（洙曰陶淵明恨晨光之熹微）更越西南頂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洙曰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鈴金策錫杖也）卜隣南山幽（趙曰左傳唯隣是卜）年侵腰腳衰未便陰崖秋（趙曰晉潘岳西征賦云眺華岳之陰崖）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洙曰買一作置）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黍（洙曰一作漆）稠叠午頗和暖（洙曰天台賦羲和亭午○孝祥曰御覽載纂要云日光曰景注云日月之光通明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注云大明曰昕晞乾也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景）石田又足收（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illegible]）

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今云石田足收刪鏄無用之田猶可種而獲也子美醉時歌又有石田茅屋荒蒼苔之句

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洙曰塞一作寒徘徊虎穴上趙曰班超云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

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洙曰謝靈運依裴反此柴荆踐鋽風流爲一時冠。師曰二老言太公伯夷避紂之亂故隱居東海北海之濱今甫亦避唐亂而卜隱于此所以示譏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洙曰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修可曰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師曰贊公與房琯遊從琯既得罪贊公亦被謫上國京師也還爲世塵嬰洙曰陸士衡辭世嬰持網又世網嬰我身。師曰贊公本脫俗人今反爲世塵所累嬰累也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定功曰佛經云手把青楊枝偏洒甘露水豆子兩已熟蘇曰崔玄見習齋趙曰豆子熟矣

亘曰亘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趙曰今取楊柳字以見賛當春方爲寺主來秦州而已見亘勲之際矣公宿賛公房曰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字同一義舊解感楊柳字出佛書更引爲齒木之用云云徒爲贅矣

是身如浮雲 君平曰語所富貴如浮雲維摩經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

安可限南北 洙曰蔡琰初發江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

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 洙曰古樂府他鄉各異縣

天長關塞寒歲暮饑凍逼 洙曰一云長天關塞遠歲暮饑寒迫○趙曰當作饑寒字別留詩在十月而此云歲暮者以見將爲歲暮之計以救饑寒也

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 洙曰鮑明遠野風吹秋衣行子心腸斷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禹偁曰日入爲黑

馬嘶思故櫪 洙曰嘶一作鳴工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歸鳥盡斂翼 洙曰陶潛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

古來聚散地 蘇曰長安乃古今聚散榮辱之地崇山遠水惟與騷客作愁具

宿昔長荊棘 洙曰姑蘇甚臺詩荊棘露霑人衣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蘇曰王導別阮彥曰宜努力爲王古詩云明時各努力又云努力宜加飯○田曰吳越春秋載越人送其子弟作離別相去之辭曰行行各努力○師曰此蓋歎爾

都之地昔與贊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禄山之亂盡長荊棘況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洙曰江文通絳氣下縈薄注云絳氣赤霞氣也窈窕入風磴鄭曰丁鄧切。薦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逸曰窈窕幽深皃長蘿紛卷舒洙曰陶潛既窈窕以尋壑謝靈運側徑既窈窕庭前猛虎卧洙曰高僧傳曾惠永感虎來馴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洙曰高僧傳有講經而天雨花者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洙曰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祇園地禪龕只宴如鄭曰龕苦含切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洙曰大珠曰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已前爲白月望已後爲黑月見佛書甫也南北人洙曰檀弓曰今丘也乃東西南北之人。華曰甫以漂蕩无定居故云云蕪漫少耘鋤師道曰謂性地荒而不修也久遭詩酒污師曰甫嗜酒好吟每多因詩酒

許權貴故云云何事衣簪裾端本曰簪裾士大夫之服王侯與螻蟻同盡隨

丘壟須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洙曰第一義言其教無上地佛書滑行有十地以歡喜爲初地金篦刮眼膜鄭曰篦邊迷切刮古殺切膜末各切○洙曰見金篦空刮眼注○師曰凡看經明達性本譬如以金篦刮去眼膜所視豁然甫欲文公以無上教開發甫性使悟無生法價重百車渠鄭曰車卓告遮切○洙曰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摩尼硨磲瑪瑙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大覺高僧蘭若指曰和尚去冬往湖南若尔者切

巫山不見廬山遠趙曰廬公惠遠也松林蘭若秋風晚洙曰蘭若寺也一云蘭蘭也若杜若也○修可曰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此言無諍四分律云空靜處薩婆多論云閑靜處智度遠離処大悲經云所蘭若者離諸怱務說不同其實無諍住以爲蘭草杜若非一老猶鳴日暮鐘諸

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洙曰香爐峯廬山之勝境也勢如香爐上有飛泉○趙曰遠法師廬山記白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種杏仙家近白榆洙曰神仙董奉居廬

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趙曰云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詩曰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飛錫去年啼邑子 洙曰高僧傳有飛錫而赴齋者○定功曰要覽又云昔高僧隱峯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泛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九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掛於壁牙放擇子雜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孫綽天台賦云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以躡虛○趙曰言其去冬往湖南也注云得眞道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邑子同邑之子也

獻花何日許門徒 洙曰高僧傳僧有戒行嚴潔天女來獻花○趙曰後分經載釋伽爲靜慧仙人時獻五蓮花於燃燈佛此獻花之祖也其在佛僧則謂諸弟子之來從者爲門徒矣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修可曰維摩經曰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其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

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迴斷絕 洙曰玉繩星名

鐵鳳森翱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床 洙曰玉繩回斷

一則庭欲向晨矣鐵鳳舊注引陸倕石闕銘銅雀鐵鳳之工其制是盂施雀鳳於屋脊上者梵放盂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讓之故詩外可謂也殷上声殷其雷之殷

明朝在沃野 洙曰沃蜀千里

苦見塵沙黃 饒曰晉書郊道[illegible]

官軍未巳

童兒汲井華慣捷瓶上手 修可曰按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与諸水有異謂井中水平旦汲一汲者

霑洒不濡地掃除似無帚 洙曰周礼宮人凡寢中之事掃除。趙曰羅[illegible]地烟潋掃有箒則除塵根也

明 洙曰一作晨

霞爛複道 夢符曰右按廣韻複重也又古詩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霽霧搴高牖 修可曰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對若朝霞爛梁元帝詩能令雲霧搴

側寒破徑花飄颻委墀柳 洙曰九辯云皐蘭被徑兮斯路漸非阮籍詩皐蘭被徑路

艱難世事迫 蘇曰陳衡世路艱雖老夫迫於生事

隱遁佳期後 洙曰郭璞游仙詩山川隱遁捷

晤語契深心郗能抱鉗口 鄭曰鉗其廉切。洙曰鉗口結舌。上蘇曰袁紹曰諸大夫見凡錯惣皆鉗口莫敢措一辭今諸侯分土公爭何計

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 洙曰曹操奉辭出征

号元齡策杖謁於太宗軍門謝靈運山賦杖桂策以山遊王粲詩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平徐敬業回首見長安。趙曰奉辭湘嶔而辭別之舊注引奉辭出征其義非泱泱泥汙人听听國多狗鄭曰听魚斤切。洙曰宋玉九辯猛犬信信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得乾。鮑曰天寶十五年七月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以爲命不從者殺之公晦迹幽隱故云泱泱泥汙人听听国多狗既未免羈洙曰一作寓絆洙曰晉慕容垂猶鷹也宜急其羈絆時來甚奔走趙曰於此未免羈絆則亦僅能時來憩息耳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趙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心在水精域洙曰清淨境土也。趙曰江摠大莊嚴寺碑云光遍水精之域盖佛寺莊嚴皆以金宝故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馬曰謝靈運詩平生協幽期。師曰甫与賓公有期於洞門徐步以待雖春雨霑衣不爲之避礼遇之誠可見矣到洙曰一作倒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趙曰陶隱居云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乃酥酪之精液也。蘇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无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

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洙曰絶交論把臂之英開懷無愧辭洙曰

開懷言露肝裏黃鸝度結構洙曰見新亭結構罷注紫鴿下罘罳鄭曰鴿曷台切○余

曰前漢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屛也罘音浮愚

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洙曰

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趙曰僧湯惠休善詩与文以比贊公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深藏供老宿

取用及吾身洙曰以白氎布爲巾老宿僧之年老而有宿德者以供老宿之物而奉吾所以言其敬○時可曰南

史高昌國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氎國人取織以爲布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

新道林才不世洙曰支道字道林有才辯惠遠德過人洙曰高僧惠遠有風德雨

瀉蒼蒼杉風吹青洙曰一作春井井天陰對圖畫最覺潤

龍鱗師曰天陰對圖畫言二人相對如登圖中人也揚子雲攀龍鱗附鳳翼最覺潤龍鱗言攀附贊公而有所滋潤也

宿贊公房 彥輔曰贊公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師曰昔慧遠禪師与陶淵明結白蓮社南平昔与贊公遊從亦其比也今之霜倒半池蓮言蓮社冷落也 放逐寧違性 洙曰性安窮達不以放逐而違尔 虛空不離禪 洙曰釋經以禪宗爲空門。趙曰在空寂之処亦禪家所宜 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 趙曰世說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舊注以爲僧相誤矣 滿壁畫瀛洲 修可曰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晋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照月餘曰 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 洙曰一作水 流 趙曰此自皆言所尽之景物也 錫飛常近鶴 洙曰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鈴飛錫杖也有人遺支遁林鶴者遁林放之。田田引圖經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与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並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以鶴止処爲記已

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声誌公之錫遂卓
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杯渡
不驚鷗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偷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与俗人不殊佛圖澄
变化詭異圖澄在石勒時以爲海鷗○趙曰傳灯録載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氏常乘木杯渡水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之
至孟津浮木杯渡河无假風棹輕疾如飛不驚鷗使列子海人有狎鷗之意舊注所引非似得廬山路真
隨惠遠遊洙曰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楡之光理无遠照但願朝陽之暉時
与並光明耳○趙曰言所盡之趣似是廬山路可以尋惠遠大師也○洙曰昔陶淵明与惠遠遊從結白蓮社甫以比之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洙曰蘭若寺名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
落長松洙曰天台賦落落之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
妻子卜宅近前峯洙曰費長房弃妻子以從壺公○趙曰如宋周顒長於佛理於鍾山西立隱舍終日
長蔬雖有妻子獨處之此於卜宅近寺翁爲可謚也舊注以費長房弃妻子從壺公遊非是

已上人茅齋 歐陽脩曰僧齊己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入茅屋下 定功曰潘安仁秋興賦序云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 蘇曰王弘常携竹簟石枕於林泉僻處終日偃卧長笑○趙曰詩有入林僻之語亦一幽居之僧耳 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 洙曰白羽扇也 天棘夢 洙曰當作蔓 青絲 鮑曰

呂吉甫言當作天棘薪然棘不可以絲爲比又云曾子開云恐是巴戟天今按本草巴戟雖名三蔓草而葉似茗又似麥門冬亦不可比絲唯天門冬注引博物志抱朴子一名巔棘圖經言春生藤蔓高丈餘葉如絲杉而細散可以絲爲比公盖合天門冬巔棘爲一冊之說近有冷齋話謂之柳而不著所出○蘇曰工部已師茅齋詩也注者不一皆不究源而尚生波瀾先生曰天棘梵語柳也伊吾曰本竺國呼柳爲天棘夢疑弄字可与正文妥帖王逸少詩曰胡上春風舞天棘信柳非疑也○田曰夢作蔓云天棘乃天門冬非也○趙曰歐陽文忠公善本夢作蔓字蔡伯世云此句最爲學者惑以天棘爲柳妄引近傳東坡事載王逸少詩湖上春風舞天棘非有與義疑非坡說以余考之本草圖經云天門冬春生藤蔓高至丈餘其葉如絲而散則天棘爲天門冬明矣杜田見歐爲善本亦知引此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洙曰支遁字道林謙維摩經謂无以鑑諠

許設一難道不能復通。趙曰支道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公盖言我生不爲許詢之流而難酬對支道所以美已上人也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洙曰湯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師曰張子平西京賦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彬如上林賦其北則含凍裂地涉冰揭河）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洙曰爐峯香爐峯也在潯陽廬山有東西二林寺）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洙曰与一作爲）棋局動隨尋澗竹（洙曰尋一作幽）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

氏趙曰袈裟僧人之衣眠詩家亦爲熟字用耳

寺觀

古詩四首　律詩一十五首

游龍門奉先寺 魯訔言曰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洙曰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境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師曰釋氏書招提菩薩皆古佛号故寺謂之招提或多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

陰壑生靈籟 昱曰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注簫也音賴。彥輔曰沈佺期西岳詩陰壑以永閑。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以其背陽故爲重陰沍寒之地風声爲天籟水声爲地籟笙竽爲人籟靈籟因風也靈靈者善也如雨曰靈雨

月林散清影 洙曰謝莊月賦声林虛籟淪池滅波梁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啈出岩隱光月落林餘影。師曰万物之影无如月影最清謂之金波蓋取其清也古云人間何處无風月纔到僧坊分外清蓋言奉先寺風声月影皆佳致也

天闕 洙曰一作閑

象緯逼 軾曰闕字當作闚或作閲蔡天啓云古本作闚史以荅闚

天王介甫云當作天閲對雲卧爲清切蔡絛云韋述東都記龍門
号雙闕以与大内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寺詩用闕字又何疑○
十朋曰王直方詩話亦云○步符曰右按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
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陪乘出宣
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帝然之又晉
晉煥妙達象緯○彥輔曰使府吾經禹廟詩侵雲以天闕**雲卧**
衣裳冷次公曰後漢郅惲傳惲明天文歷數仰占玄象其說選
並日非闕天者不可与㣲遠鮑昭升天行有雲卧恣行
天吉浩然有雲**欲覺聞晨鍾**鄭曰覺居**令人發深省**蘇
卧晝不起也故以悟也曰
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彥輔曰庾信詩山
寺響晨鍾杜言人境俱靜則發越塵慮无不省覺○師曰天闕者
龍門也按地理志今河南郡春秋時地屬魏後魏兼置雍州及屬
秦州今龍門縣在府東一百八十里古耿国有龍山即禹所鑿巨
秦記云魚鱉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兩山對峙如門然故曰
龍門龍門乃天之闕門也王介甫以天闕不可對雲卧改為天閲
閲視也視天上象緯逼近殊不知此詩乃詠龍門有取於闕其理
以然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象緯逼言龍門山之高也山高則
多雲霧夜宿此寺如卧雲中衣裳皆令濕釋氏有声聞緣覺有
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為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岩和尚一日掃
除瓦礫擊竹声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巫吹角聲地大省此得乎
声聞而有所覺者也甫言睡覺忽聞晨鍾令人深有省悟其亦香

岩道吾之壽得於声聞緣覓者耶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洙曰麝鹿也○蘇曰麝香鳥名也石竹野花也麝香之鳥其質極小石竹之花微弱叢生而繊短麝香所以能眠其間釋者以謂麝鹿也豈能眠於石竹哉以謂釋者是○師曰天尉禁臠云麝香小鳥也与蘇注同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過定功曰詩涉渭為亂懸崖置屋牢蘇曰姚崇於僧居麥積山下以岩造成屋今日為石岩寺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洙曰玉泉地名山足曰麓道林林壑爭盤紆修可曰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環回泉澗傍有攢石每至嚴冬其水不供霜雪宗淵麓山記云足曰麓蓋衡山之足也○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谿壑錯繆而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

赤沙湖 洙曰洞庭赤沙皆湖名 五月寒風冷佛國六時天樂朝香爐 洙曰香炉峯名○趙曰首言沸寺之香炉可比乃湧山詩亦舊注云香炉峯則是廬山寺矣 地靈步步雪山草 洙曰釋書言佛得道於雪山○趙曰楞嚴經云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 僧寶人人滄海珠 洙曰言性貞明而无瑕類也○趙曰如開元本稱仁傑曰可謂滄海遺珠矣 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 夢符曰右按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汝曰齊柏柏粮之器周穆撫宮之寶乳麋香飯素榛㯼漿五杏七桃蠒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万株漢湯木滋杜陵幾於千樹猶自嵩尚謝所奇多慙品族 蓮花 洙曰一作池 交響共命鳥 洙曰釋經有共命鳥二首一身 金榜雙迴三足烏 洙曰三足烏言寺額金榜有回鳥反鳴之勢也○趙曰阿弥陀經極樂国常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金榜出神異經西方有宮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淮南子日中有踆烏注云三足烏也 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 洙曰天台賦涉海則方丈蓬萊張騫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玄圃乃崑崙也史記海中有三神山一曰方丈玄圃崑崙山別名以言方丈元圃遠在何處皆不

可得往不若今岳麓寺之傍近可則而居也所以下句有桃源橘洲之與

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洙曰楚詞誅鉏草茅以全生乎言當暮年欲誅鉏草茅傍此而居也

桃源人家易制度洙曰桃源秦人避難之地易制度言世更變也○趙曰桃源在今鼎洲易制度言其宮室村墅所以制度易為也舊注非

橘洲田土仍膏腴洙曰橘洲在長沙○夢符曰右按襄陽記曰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種橘千樹曰千頭木奴又前漢書張禹買田四百頃皆涇渭膏腴上價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洙曰老宿借之年臘高者

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洙曰見何顒因未忘注

一重一掩吾肺腑洙曰一重一掩山出有如吾肺腑然○夢符曰右按前漢書衛青曰吾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

山花山鳥吾友于洙曰与之同处若兄弟也○夢符曰右按南史劉湛傳友于素篤

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

洙曰一老夫 洙曰宋之問之貶也塗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師旅侍 曰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環迴泉澗傍有礬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山足曰麓蓋衡山之足也盤紆回環也洞庭赤沙昔湖名香爐峯名楞嚴經云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香水其糞微細可合和旃檀珠貝明无瑕翳其性如之塔劫即塔級也猶云一級二級甫贈李邕詩云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兩王基臺觀詩云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釋氏有香積厨其味清涼如食甘露彌陀經云極樂国常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日中有三足烏金榜指寺額有回鸞返鵲之勢海中有蓬萊方丈山秦始皇遣人入蓬萊方丈求仙人壁時不得至故云費時節玄圃崑崙崑崙河水出崑崙山甫以麓山道林猶勝於方丈玄圃暮年喜託此軒茅以至苦兼得日脇扶杖桃源乃秦人避亂之地易制度言世更變也武陵舊經云橘州在龍縣東北五十里二百步周回三十里孤乃孤負也昔宋之問貶經此留題在壁甫至此復得吟詠景物故曰物色分留与老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洙曰李肇國史補進士旣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

貞元中劉太眞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詩兩京新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街皇城東之第一街

進業坊慈恩寺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所立故以慈恩為名南院臨黃渠竹木森邃為京城之最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浮圖內有梵本諸經數十匣浮圖前東皆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序及高宗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褚遂良書立於弘福寺及此寺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 趙曰以言其高也烈風唯高処然後有之公古柏行又曰冥冥孤高多烈風 自非曠士懷登茲飜百憂 洙曰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兔爰詩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魏文帝雜詩烈〻北風涼陸士衡詩感物百憂集劉越石云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曹子建遂使懷百憂潘安仁詩烈〻風厲孔子臨河而歎逝者梁鴻望帝京而作五噫甫之百憂蓋有所傷云○師曰甫登此塔俯覷兵火之後景物蕭條寧无憂傷乎惟曠達之士對此能遺適耳 方知象教力 洙曰突厥寺碑四天之下闡諸象教王筠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趙曰言危樓高觀卅開无有推託之象教而後可營 足 洙曰一作立 可追冥搜 洙曰孫興公遊天台山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 仰穿

龍虵岌峇出枝撐幽鄭曰撐抽庚切邪柱也此塔磴道盤曲則公有龍虵窟之句宜矣塔每級之下皆多枝撐至其盡級高処則為出枝撐幽矣七星在北戶洙曰一天戶北河漢聲西流

洙曰魏文帝雜詩天漢回西流鮑明遠翫月城西門霽光照枝棠杈枒而斜縿也○華曰鮑明遠詩夜移河漢落徘徊入戶中○趙

曰言其高也吳都賦門北戶以向日於塔言戶則法華經云紼以右指開窗塔戶也河漢天河也○黃曰漢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

曰河漢以北在西北聞其流声焉○洙曰張協賦曰天漢西流羲和鞭白日洙曰晉傅玄日昇歌羲和初攬

轡六龍也騰驤廣雅曰羲和日馭也○趙曰淮南子云日馭曰羲和故於白日方可以言鞭之少昊行清秋

洙曰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注少皞金天氏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晉潘岳朱明送夏少昊迎秋泰山忽破碎

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洙曰謝玄暉詩春色滿皇州○

趙曰皆言其高也○敏功曰潘岳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天子之都曰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

正愁洙曰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惜哉瑤池飲

洙曰鮑明遠舞鶴賦朝戲乎芝田夕飲乎瑤池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于瑤池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无死尚能復見天子答曰予歸東
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日晏**
崑崙丘 沐曰穆天子傳曰天子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吉
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紀年曰周
穆王西征至于崑崙丘見西王母止之葛仙翁崑崙一曰玄圃一曰
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之処也
○趙曰此暗紀茲恩寺之事也南望而遠想蒼梧則託虞舜而思
高宗之晏駕西望而遠想瑤池則託西王母而思文德皇后之不
留也○敏功曰列女傳柳下惠妻爲誄曰惜哉乃下世兮今公之
可惜瑤池方宴乃以崑崙日宴而不得久非言文德之不留乎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 沐曰瑞應圖曰黃帝習樂崑崙
以舞衆神玄鶴六翔其右韓詩
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
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
矣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遊於江海
自以无患不知射者方修弧矢加己百仞之上 **君看隨陽鴈**
各有稻粱謀 沐曰禹貢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注隨陽之
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澗鄱縣東洛南
翔水涯北徂是也又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未知稻粱鴈何以報君
恩此詩末章同歎山梁雌雉也○趙曰公於前章已追思前事矣
又因哀鵠之遠去踊若高舉遠引之士然无所投止而我之俯仰
徇身則未免若鴈之謀稻粱也○高曰黃鵠一舉千里志在飛騰

鴻鴈隨陽志在稻粱當祿山之陷京城賢人高舉遠引投竄林野有似黃鵠奈何詭隨之志受賊偽署者不過苟得爵祿而已豈不若隨陽之鴈志在遠圖唯在於稻粱自肥者耶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修可曰取佛書不住相意謂天運無心常以成四時〇蔡幹曰不住者言無著也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洙曰倚一作寄爾雅釋名山頂曰冢亦曰巔遲暮身何得洙曰言裴老而未有所得也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趙曰所以謂四使君也瀟洒共安禪洙曰一云三軍新五馬若適合安禪〇蘇曰王得至少室山寺愛其肅洒顧弟侍語曰好解金印共此安禪庶免榮華之事弟笑而不答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洙曰王時為蜀牧

何限洙曰一作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

度寒塘風物悲遊子 蘇曰江淹過覇陵秋深葉飛嘆曰何恨風物寥落秖悲遊子故園之思

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田曰金光明經云佛日大悲戚一切闇

遊修覺寺 前遊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 夢得曰右按唐書張說既貶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修可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吾得及春遊徑石相 洙曰一作深 縈帶川雲自 洙曰一作免 去留禪枝宿衆鳥 趙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公於佛寺每用佛家書斯爲當体 漂轉暮歸愁 師曰言衆僧得所棲託傷已漂轉曾衆僧之不若也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

趙曰言游者皆得見之無所私也 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 趙曰袞袞相繼不斷之義出王一宗說張華說史漢袞袞可聽 無復能拘礙眞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 蔡曰鶴林即靈仙鵝也 梯逕繞幽深 洙曰一作秀麗一何深 春色浮 洙曰一作流 山外天河宿 洙曰一作沒 殿陰 趙曰言殿之高也○蔡曰言殿高高通天何也 傳燈無白日 洙曰釋氏以燈喻法謂能破暗也六祖相傳一法故云傳燈故釋書有傳燈錄皆言傳法○趙曰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言之耳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有燈故云無白日舊注遂引傳燈事非也 布

地有黃金洙曰見長者自布地注。趙曰言佛宗佛書有黃金布地休作狂歌老回看

不住心洙曰釋書有不住相常住相。趙曰緣佛書有住相而公摘用之義取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也

上兜率寺鄭曰兜當侯切

兜率知名寺洙曰佛書有兜率天宮故取以名寺眞如會法堂洙曰眞如禪理也。趙曰佛書言眞如實際江山有巴蜀趙曰江山自有巴蜀時使有之此乃山羊叔子所謂自有宇宙來便有此山之義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洙曰何顒後漢人尚氣節感友人之義而爲之復父讎與李膺善後爲宦者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所以哀者以金陵瓦解而身竄荒谷後漢末黨事起顒私入洛陽從袁紹計議其窮困閉戹者爲求救援以濟其患盖公言身已流落有庾信之哀矣而哀愁之中不忘交好也何顒若有救之之心也。師曰言甫所至爲人所好詩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是也白牛車遠近趙曰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盖喻大乘也且

欲上慈航黄鶴曰右躰清凉禪師亭般若心經云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洙曰九章曰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閃閃浪花翻（洙曰海賦蝄象暫曉而閃屍）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鄭曰盥古緩切）隨喜給孤園（洙曰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山寺（洙曰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鄭曰龕口含切）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洙曰天台賦踐莓苔之滑石）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蒼舒曰右按王巾頭陀寺碑曰正法既沒象教陵夷又曰馬鳴幽讚龍樹虛求經曰有比丘名曰龍樹龍象猶佛象也。修可曰維摩經云吾薩威力譬如龍象又傳灯錄云達磨是六衆中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蓋龍象乃獸毛頭中最巨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使君騎

紫馬蘇曰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乃太守也孟嘗曰靈運宗丁文東同治郡循今之守倅並行也永嘉今有紫馬詞尚傳乃播謝之德也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

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傍曰右按左氏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晉書石崇傳咄嗟而辦佛書信施檀越又王筠頭陀寺碑曰行不捨之檀施給群有五

知多羅樹却倚蓮華臺諸天必歡喜鬼物何嫌猜以

兹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朱曰福有基禍有胎○趙曰漢武帝謂臨賀王曰汝包藏禍胎也

歲晏風破肉蘇曰蔡質漢儀臺地霜緊凶風破肉鮭重裘氈帳寒色可畏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朱曰涪城梓州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朱曰春一作青浴鳧

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洙曰釋書有諸天皆言勝樂事公之末章因以見志也○蘇曰常宗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洙曰四一作回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洙曰夕陽謂之返照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趙曰易曰闃其户闃其無人王弼注云闃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洙曰從容舒曲也天台賦任緩步之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蘇曰崔佑愛吟詠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也後遂為口實因過求請問醉中書焉大洙曰一作太向交游萬事慵洙曰李白曾有戲贈公詩云借問年來何瘦生只爲從前作語苦○趙曰緣苦詩之故其在交游也万事皆慵廢矣

秦州雜詩二十首居仁曰同作二十首一首見馬門餘見都邑門

秦州山（注曰一作城）北寺勝跡（注曰一云傳是）隗囂宮（注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寺即隗囂故居）苔蘚山門古（注曰一作故）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蘇曰太子隱者尋友人不見謂童曰何往童不答又曰先生何往童曰白雲無心逐風度溪矣亦若雲鶴與父之）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山頭南（注曰一作東）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色石底晚景臥鍾邊（注曰一作前）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注曰颯一作蕭）

玉臺觀（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号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注曰一作虛）遙（注曰列子曰周穆王築臺号曰中天臺樂府歌閶闔觀玉臺注帝之所居）上帝高居絳節朝（修可曰顏延年庭誥詩曰坤行增浮景父映流中天攢素既森靄積翠亦葱芊注松栢重布云積翠○趙曰以臺之高而在道觀故直指爲上帝之高居而羣仙絳節所朝之處也）遂有馮夷

來擊鼓 朱曰曹子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
。師曰張平子思玄賦云號馮夷使清津兮櫂龍舟以
濟乎汪馮夷若弘農華陰童鄉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
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夫人抱朴子釋鬼篇曰
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水死天帝署
為河伯三說不同故並載之生明翰言飛仙也 始知嬴女善
吹簫 朱曰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列仙傳蕭
史秦女弄玉之夫也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而作鳳凰臺
吹其上一旦夫
妻隨鳳仙去 江光隱見黿鼉窟 朱曰李華海賦或
胥沒於黿鼉之窟 石
勢參差烏鵲橋 朱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趙
曰石自高處望之其勢參差可以想其如烏
鵲之
狀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鶴老漁樵

玉臺觀 滕王造

浩劫因王造 朱曰一作起劫猶世也頭陀碑云功濟塵劫。趙
曰公言道觀多使道書度人經曰惟有元始浩劫
之家。師曰劫蓋俗謂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子美岳麓道
林二寺行亦曰塔劫宮牆壯麗敵若以為世劫之劫則玉臺乃滕
王於高宗調露中任閬州刺史日所造
法子美未百年豈可言浩劫因王造乎 平臺訪古遊 朱曰梁孝王大

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趙曰以梁王平臺比之**綵雲蕭史駐**

朱曰見前詩注**文字魯恭留**朱曰景十三年魯恭王餘初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云。趙曰以魯恭王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宮闕通**

群帝朱曰道書云天有群帝而大帝最尊帝猶五方之帝也大帝比擬也**乾坤到十洲**朱曰道書中有十州記皆言神仙境土。定功曰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壬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鳳麟洲聚屋洲流洲生洲充州云十州並是人跡所稀絕處。趙曰以臺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可以到神仙十洲也**人傳有**

笙鶴時過北山頭朱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而去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八